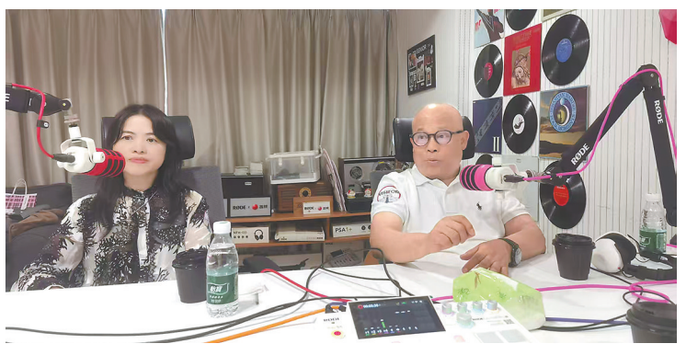
张柠 吕约：用创意写作守护“母语尊严”和“人脑尊严”

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吴小攀



张柠、吕约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并录制“花地有声”播客

当AI也能写诗、写小说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？在文学评论家、作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与诗人、河北大学教授吕约看来，写作的意义，并不在于令每个人都“成为作家”，而在于人通过创作来认识世界、确认自身。

今年9月，“中文创意写作”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。由张柠、吕约、贾想共同撰写，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《中文创意写作教程》，对文学创作及教学实践进行“创意”探索。同期推出的张柠“谈艺三书”（《小说灵珠》《电影灵韵》《翰墨灵迹》）中，从小说、电影到书法，从不同角度追问技术怎样通向艺术、人的心灵如何赋予形式以生命等问题。

近日，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张柠、吕约——

艺术灵性不能强求，但技术可以传授

羊城晚报：写作常被视为难以传授的事，为什么会撰写《中文创意写作教程》？

张柠：人文教育包含两部分：一是对已经完成了的作品进行审美分析和历史阐释；二是对语言使用过程中文学艺术作品生成过程的探究。传统的人文教育重视前者，中文创意写作教育在前者基础上将重心移到后者。也就是说，人文教育需要重视创作实践环节，创作实践需要提高人文素养。这部《教程》与我这些年的教学探索密切相关。我教学生写小说，并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成为小说家。不会写小说不要紧；不会思考、不会表达，才会产生严重的问题。人有思想，也有表达的冲动，有共情的能力。这些能力可能被考试训练压抑，也可能在谋生与日常琐事中被遗忘。创意写作要做的，正是将它们重新唤醒。

我们对母语的使用有不同的层次：首先是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，要求符合通用的语法规范，不能有歧义；其次是作为传播知识和传播思想的工具，要求更高，需要在清晰的基础上还兼顾到逻辑严谨、言简意赅。最后就是高阶使用，即将自己的母语使用到艺术水平，不但传递信息和思想，还能传递复杂的心灵经验和审美经验。将母语使用到最高级的状态，我称之为“母语的尊严”。我们希望年轻人对自己的想象力、表达力和创造力抱有信心。

吕约：今年9月，“中文创意写作”正式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二级学科，成为“中国语言文学”古老家族中的第十二个孩子（学科代码050112）。在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的时代，一个新人文学科的诞生，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需求息息相关。AI的出现促使人类重新定义自身，人并非生来就是完整意义上的“人”，自由创造是人成为人的重要标志。艺术实践是成为一个“大写的人”的重要途径。《中文创意写作教程》是我们多年来的教学、科研、创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，也是新学科奠基阶段的一部探索性教材，旨在培养学生对母语的创造性运用能力，凸显创造性思维与艺术原创能力在高科技时代的新价值。

羊城晚报：张柠教授新近出版的“谈艺三书”都以“灵”字命名。在您看来，“灵”能教出来吗？

张柠：文学艺术创作实践，不只是训练写作技巧的“工匠”活，更是个体趋于完善的德行修养过程。我可以通过训练，帮助学生写出合格的小说、诗歌，甚至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准，但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为“作家”。技术可以传授，艺术灵性却不能强求。艺术必须有技术，但艺术不等于技术。从技术走向艺术，中间还有一些复杂的、难以言传的东西。我用灵魂的“灵”、灵性的“灵”、灵感的“灵”，来保留这种复杂性。强调“灵”字是想提醒，人文技术是可以传授的，但与心灵相关的艺术的灵性部分，则很难完全依赖技术实践完成，它还需要“灵”的参与。

吕约：人愿意相信自己是“宇宙之精华，万物之灵长”，与“灵”相关的灵性、灵魂、灵感、灵韵，是人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关键。创作根植于人的灵性，需要丰富的情感、敏锐的感知和对文学的热爱，但我更愿意把这些素质称为“潜力”。潜力像种子，恰当的训练能让它生根、壮大。光有种子还不够，后天的训练与技艺提升同样重要。《教程》将文学原理的讲解与写作实践工作坊相结合，强调在创意写作教学中的针对性、实践性和应用性。

张柠：技术化为艺术，是语言升华过程，这个过程可用照相胶片的“曝光”来比喻，它需要多次“曝光”。日常交流的语言，是词语的“第一次曝光”；让语言产生言外之意，相当于词语的“第二次曝光”；将这种有言外之意的语言安排进一个故事框架和叙事结构之中去，使之产生更复杂的审美价值，相当于词语的“第三次曝光”。这种多次曝光的过程，在具体的艺术创作过程中，应该是在瞬间完成的。但在教学实践中，是可以拆开训练的。如果语言只是简单的“一次曝光”，就很容易写成大白话、流水账、记账体。

羊城晚报：诗歌这样看似更依赖天分的文体，也有具体的学习方法吗？

吕约：诗是“灵”中之灵，但诗歌作为一种文体，也有它的客观构成要素和普遍艺术规律，因此，诗歌技艺的传授与训练也并非“羚羊挂角无迹可求”。《教程》中的诗歌、散文部分由我撰写，我想做的，就是把难以传授的“秘密心法”，拆解成可以理解的具体元素，可以动手练习、逐步进阶的创制过程。我们从文体的基本构成元素入手，由外而内、由浅入深，把诗歌拆解为三组关键词：节奏与分行、词语与意象、隐喻与象征。比如，诗歌的“分行”不只是任意敲一下回车键，一个句子在哪里停止，下一行出现什么，会带来怎样的停顿、转折、暗示与意外？这些都可以在练习中体会。“意象”是形象与意义的黄金组合，让具体可感的事物容纳更丰富的生命体验。“隐喻”则是诗歌的基本艺术方法，通过思维与词语的加速度，在貌似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深刻意义关联。

追问艺术的“是什么”与“为什么”

羊城晚报：两位也是小说、诗歌的行家里手，如何认定好小说、好诗歌？

张柠：关于好作品的标准，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。托尔斯泰认为，好作品至少应该符合三个标准，一是所写的事情很重要，二是写作的态度很真诚，三是表达的方法很艺术。至于更优秀的作品，还应该增加两项要求，即，作家不但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，以及世界应该是怎样的，还要对这个“理应如此”的世界怀有坚定的信念。我称之为托尔斯泰关于优秀文艺作品的“3+2标准”。

吕约：诗歌是民族语言的最高结晶，优秀诗歌净化和提升了我们所使用的共同语言，使它避免堕落、败坏、虚伪和油腻。《诗经》和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种能够在任何时刻随时复活的永恒生命力。远的不说，回头看一百年前的“新诗”，胡适、刘半农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卞之琳等人，各有探索，也留下了自己的作品。他们大多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。写好诗，既需要敏感的心灵，也需要理解世界、感悟存在的能力。尤其对现代诗来说，只有真挚的情感、精炼的语言还不够，还需要发明创造出新的意义。古诗以抒情性见长，现代诗则进一步拓展了诗歌的功能：它不仅表达情感，还要拓展对存在的认知，呈现出思考方式的创造性和启示性。

羊城晚报：面对小说、电影、书法这些不同的门类，“谈艺三书”的写作是怎样展开的？

张柠：做人文研究的方法，是先要直面作品，而非一上来就读理论著作。小说是我的本行，电影与书法则是拓展研究的领域，我会花时间去看原始材料。研究电影时，我沿着电影史的脉络，按不同国家、地区去看重要作品。先形成对作品的感受与理解，再研究相应的理论术语。能用大白话把艺术的奥秘讲透，反而是更高的本事。

我也尝试从几个层面进入：先辨认构成这门艺术的基本元素，再看这些元素如何获得活力、组成有机的整体，进而理解艺术形态为何发生变化。文学的材料是语言文字，电影离不开镜头与剪辑，书法则要回到手写的汉字笔画。不是先拿一个大概念去套作品，而是从具体的形式、节奏、结构与细节中提出问题。

AI时代，人与机器和现实的关系

羊城晚报：如今AI也能写诗、写小说，未来文学创作是否会走向人机协作？

吕约：机器对人的冲击，迫使我们重新反观自身：“人”到底是什么？人的价值在哪里？我把这个过程理解成“两次创世”。第一次，人是万物的一部分，后来逐渐把自己看作“宇宙之精华，万物之灵长”；第二次，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聪明，开始扮演造物主，制造机器、创造人工智能。悖论在于：人为了证明自身的伟大而创造工具，工具却反过来让人怀疑自身的价值。

张柠：“人机协作”并不是今天才有的。从蒸汽机、汽车到手机，人一直在与机器协作。真正的变化在于：过去的机器主要替代体力，现在开始替代智力，替代大脑对知识的记忆和综合。过去机器替人承担体力劳动，我们又去健身房锻炼，让身体保持活动。今天AI正在替代智力，我们也要警惕，不能让思维从此开始“休息”。

作为人文学者、教育工作者，我们还要思考：这些变化可能产生什么后果？谁来承担，谁来想办法？所以，我们强调AI时代的人文教育和创造精神。创意写作这门学科，就是要守护“母语尊严”和“人脑尊严”，让人的自我意识、人的主体性在新的层次上得到肯定。

扫二维码可收听本期“花地有声”播客

【拒绝流行】



别把张雪“吃干榨尽”

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张雪是一个很受公众喜欢的新闻人物，坦诚，不装，豪爽有江湖气，底层少年逆袭的典范，是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的强者，身上的励志基因让人尊敬，有着不修边幅的朴素正义感。但现在很多媒体天天盯着张雪一个人薅流量，薅新闻，薅热搜，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怼了什么，鸡毛蒜皮的事也做成新闻，天天这样盯着张雪炒，是在坑张雪，把一个共识性很强的人物，往争议人物的陷阱里去推。

前几天的一条争议是，张雪在重庆大学校招时开出10万年薪被嫌低，张雪回应选择是双向的，反问网友怎么还傲慢上了，你不能逼我把应届生工资提到20万；更早一点，张雪拉黑了他的母亲，因为老是有机构拉他母亲出来拍视频。

你看，这已经是把张雪当作娱乐人物去“榨取”他的流量价值。看到有媒体给张雪拉黑他母亲的行为点赞，真是无语。一边围追张雪家人，一边盯着张雪给他的拉黑行为点赞，流量真是通吃的，怎么着都是流量的胜利。

很多新闻人物都是这么被炒糊炒焦，甚至推到了翻车的风口浪尖。大事小事盯着薅新闻薅流量，没事找事，小事放大，带着放大镜聚焦，琐事新闻化，很快就要靠制造争议去进行流量再生产了。

这是舆论规律。一旦太多地溢出专业和行业，聚焦于一言一行，作为公众人物被推上流量入口，就容易惹是生非了。脱离机车这个领域，天天这样盯着张雪炒，正在把张雪推向种种是非。

【梅川随感】



邂逅小莫扎特

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11月7日赴深圳参加“张伯驹潘素艺术文献暨书画作品展”开幕式，飞机起飞前刷手机，突然跳出一条“莫扎特幼子钢琴室内乐全集”CD在售的消息。这可是冷门货，可遇不可求，当即毫不犹豫地购下。

小莫扎特全名弗朗兹·克萨韦尔·莫扎特（1791-1844）。他是莫扎特次子，莫扎特逝世时他才出生不满五个月，靠母亲独自抚养成人。莫扎特的两个儿子中，只有他继承父业，成长为奥地利作曲家、钢琴家、指挥家和音乐教师。他曾师从萨利里（即著名电影《莫扎特传》中谋害莫扎特的那位音乐家，史实已证明此事子虚乌有）和莫扎特学生胡梅尔等，萨列里还预言他会取得不逊于其父的成就。可是莫扎特名气太大了，无论就创作数量和质量而言，小莫扎特都无法与莫扎特相比。

尽管如此，小莫扎特仍有可以传世的佳作。他的两部钢琴协奏曲我就很喜欢。这枚瑞士DIVOX公司1994年出品的室内乐CD，收入了小莫扎特的一部钢琴四重奏（还是op.1）、两部小提琴奏鸣曲和一部大提琴奏鸣曲，可以尽情欣赏了。四部作品旋律清新活泼，抒情温婉柔和，可以明显听出承袭了莫扎特的风格，也从一个角度显示了从晚期古典主义向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转变。而且，莫扎特似乎没有写过大提琴奏鸣曲，小莫扎特却创作了一首，这是难得的。

莫扎特父亲利奥波德·莫扎特，也是一位作曲家，虽然远不及他的天才儿子。祖孙三代，都在西方古典音乐史上留名，大概只有巴赫家族和海顿家族可以相比。

【昙花的话】



琴声唤醒了母爱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最近观赏了一套纪录片《哭泣的骆驼》，深受感动：戈壁沙漠深处，有一户蒙古游牧人家，祖孙三代在料峭的初春忙着迎接一头小骆驼的诞生。

母骆驼是第一次生产，在摄影机真实而细腻的镜头下，观众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：在迷蒙的风沙里，只见母骆驼庞大的身躯不断地颤抖、翻滚，口里哀鸣不绝，痛苦不堪。经历了整整两天宛如炼狱般的折磨，它终于产下了一头漂亮的双峰小骆驼。

然而，当牧民把幼崽抱到母骆驼跟前时，它却冷漠地把头转向另一边；更糟的是，当幼崽靠近它，想要吮吸母乳时，它竟粗暴地将它踢开。

蒙古族相信，音乐对骆驼有一种神奇的感化力量；牧民决定为母骆驼举行蒙古传统古老的“呼斯仪式”。乐师在空旷的大漠里，面对那头母骆驼，缓缓拉动了琴弦。女主人则站在母骆驼身旁，低声吟唱古老的安抚歌谣。

歌声温柔圆润，乐声深沉苍劲，两者奇异地融合在一起。渐渐地，奇迹发生了！

母骆驼原本坚硬如铁的目光，突然柔软得像玫瑰初绽的花瓣。最令人震撼的是，豆大的泪珠，从它的眼眶里一颗一颗地滚落。

这时，牧民将幼崽牵到母骆驼跟前，它用下巴轻轻爱抚幼崽，让它靠近自己，也让它尽情吮吸乳汁。

乐声和歌声，终于成功地唤醒了它沉睡的母爱。

【不知不觉】



最珍贵的底色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11月8日晚，结束李修文的长篇《银灯照》的《收获》首发活动，还沉浸在两个多小时分享会高密度的思想碰撞的一群人，冒着细碎飘散的冬雨，聚在了进贤路的“南蛮子”。

松弛地坐定在桌前的我，忽然发现，进入了传说中作家韩松落的“音乐时间”。“我的爱人住在寂寞的小城/窗台上摆着一盆金盏花/如果你想要见到她/记住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……穿过一条青石的街/再走过一家杂货店/如果你能够见到她/告诉她我有些想她。”——这是《金盏花》；《靠记忆过冬的鸟》《紫花地丁》《和田小夜曲》……一首首17岁少年写下的旧曲，被韩松落和李修文轮流唱出，像是藏在时光深处的飞鸟，在此刻穿过隐匿而漫长的岁月，安静又丰盈地来到，不浓烈、不张扬，而是温和质朴通透，静静的，那些果园的清香、湖边的奔跑、少年萌发的情愫，开窗扔下的一朵玫瑰花，那些关于故乡、晚风、离别与期许的思绪，悄悄封存了温柔与忧伤。

往事终究会如烟飘散，但年少的热爱从不会褪色。那些年少写下、轻轻唱过的歌，是青春最干净的注脚，也会成为一个创作者最珍贵的底色。

【喧嚣之余】



藏书的意义

宋明炜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

经年累月，我的藏书越来越多，家中各个楼层都有放书的地方，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书架，在学校我还有两间办公室可以放书，在国内不同居住地点也都存有一些书，到目前为止清点藏书数量已经变得越来越难。

但我早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藏书终将全部消失，我关于书的记忆、与世界的相遇、在历史中的经验，不管是我个人的，还是我所属的一代人或我前后几代人的，在新的时代面前都成为累赘，注定消逝，不会有人为之惋惜。也许再过两代人，书就会成为一种古物，收藏书的目的将完全改变，不是为了阅读，不是为了打开书页、随着目光一行一行的移动给予时间意义，而是作为一种封闭的物件，成为纯然内在、不再与外界关联的黑箱。

知识的载体也彻底改变，知识的产生、组合、移植、存储都不再是发生在所谓现实中的生命有机过程，而是发生在没有实存的信息流之中，时间本身也因为这信息流的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而变得无足轻重。书的物理存在犹如恐龙化石，只标记着某种过往的印记，而且是固定的笨拙的印记。

而在数码变化呈现出来的知识里，时空层层叠叠打开，不必再记忆某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，甚至没有丧失可言。在数字信息流中，一切都在，一切都没有消逝。

【夕花朝拾】



历史写作能不能虚构？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最近上课讲余秋雨，谈及韩石山对余秋雨《道士塔》的质疑：“这哪里是写散文，分明是写小说，若老一辈学者，写到这些地方，有史料，就引用史料，若于史无征，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……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？”

到底历史写作能不能像写小说那样虚构？答案很模糊。《觉醒年代》编剧龙平平提出的那个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原则其实很难落到实践中去。中国人理解历史，往往是从人物入手，而不是事件，人物越鲜明，戏剧性越强，故事往往越好看。老舍说过汪曾祺写的《范进中举》“没戏”，就是他的剧本戏剧性太弱。后来阎肃看不上汪曾祺的编剧，也是因为这一点。

人物一旦成为理解历史的入口，写作者就很难停留在“某年某月发生某事”的层面，而会进一步追问人物为何如此选择、彼时心境如何。可这类内容恰恰是史料最常缺失的地方，于是想象便从证据的缝隙里生长出来。历史写作要解决的，或许不是“能不能虚构”，而是如何诚实地标出这种边界。若以想象代替考证，又以散文或历史的姿态宣称真实，那才是真正的问题。

最近看了萧易的《方山为城：南宋巴蜀抗元记》，书自然是靠谱的。但老实说，这本书的叙述并非讲故事的形式。人名一个接一个，都是连史料也未必记载的小人物，有时连这个人是元是宋都不容易分辨（中间还会历经投降-反正-再降的曲折）。其实易代之际或许便是如此，如山的血肉换来往往只是史书上的一两行字。我相信这是历史的原貌，但不是那些把复杂的中国史简化为一两条线索的阅读者想要的。

难怪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历史书籍，把嚼过的馍再嚼无数遍。



●随手拍 图/文 廖祖平

驰骋赛场

11月7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体育馆，几名年轻女运动员在篮球场上奋勇拼抢，从窗外透进的光勾勒出她们的青春倩影，显得格外朝气蓬勃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yb@163.com